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九

元 劉壎 撰

詩歌四

黃希聲古體

君不見游塵著空生九州人其中間懸兩眸楊花化萍
無根蒂風消水長東西流江南下溼人易老過盡歲華
還草草長留白日照人間楊柳浮生轉枯槁球丈帶繞

千花黃青蛾攢眉眉細長莫言一尊千萬壽乃翁身命
屬渠手長安城中鬼笑人水底紙錢能不朽今人不見
古人心古人不見今人事天上若無長生人即是古人
都盡死金鳧銀雁滿江湖神光夜夜開黃壚年經月緯
三百卷平生欲作何人書古人去去留不得我此古人
三太息今人莫叱山石牢更後千年人不識此吾盱黃
希聲所賦長歌行也粹美精練意高味長近世江西詩
人鮮有能及此作者又有題二喬圖詩曰龍翔下卷江

東土孫郎初得喬家女
喬家本自重曹瞞隻雞斗酒空
酸楚襟情正用留阿瑜尚得人前稱肺腑
百年王氣竟銷沈妙寫丹青嬌欲語
香閨搦管記何書並蒂芙蓉按花譜
那知不是未嫁時本末無從勘
彤史詞人多事管閒愁銅雀紛紛底
歌舞儘強被髮向黃壚只與東阿傳
洛浦此篇流麗蘊藉可為前篇之亞
希聲名文雷自號看雲早以春秋學
魁鄉舉下第則游縉紳間以箋啟四
六為吳運使子良趙觀文與憲所知
當是時荆谿節齋

之名滿天下希聲藉以為重淳祐庚戌乃以詩經擢進士科趙公知臨安辟以為酒官既而舟歸次嚴陵灘覆溺失死聞者悲之有看雲集數十卷尤長于詩詩尤妙于長歌行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漢宗崇嶠俱為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贛之寧都有蒼山曾子實原一撫之臨川有東林趙成叔崇嶧亦同時詩盟者也

利碧澗詩詞

利履道登嘗於臨川道上得詩云晚覺儒冠誤力耕已
不任風雲入書史日月送烟林古來一日養人子百年
心清風滿天下欲棲無寸陰太息復太息孤雲生暮岑
興致高潔非江湖可跂及也履道嘗有所屬意者中更
睽阻賦玉臺體數十篇以寄興其好句如羸馬前山東
復東沈沈窓戶鎖愁紅春風一把相思骨又落江南烟
雨中濃綠千竿潯欲流春風疑只在池頭相思一夕天
相似望斷西南四百州尤工長短句嘗有水調曰相聚

不知好相別始知愁筍輿伊軋穿盡斜照古平洲今夜
荒風脫木明夜山長水遠後夜已侘州轉覺家山遠何
計去來休酒堪沽花可買月能留相思酒醒花落五更
頭長記疏梅景底一笛紫雲飛動相對大江流此別無
一月一月一千秋此詞極涵婉沈細其自況詞有云花
外潮回劍邊虹去撫寒江千里意氣又豁然矣賦虞美
人草云當時養士知何許總把降幡去漢家王氣塞乾
坤一樹盈盈不為漢家春意度彌佳侘詞盈帙麗語層

出但兒女情多終傷正氣耳復道家吁城之西門以禮
記擢第仕止寧都尉

趙白雲詩

趙宗丞崇蟠字漢宗自號白雲山人居南豐為人清俊
灑落富有文采超然為宗籍冠嘗賦詩云壯老互淪謝
百年如奔霆競將無窮憂勞此有盡形生時一幻化死
即歸杳冥亦有賢達人視死如未生亦有醉夢人既死
心未平逆旅朝暮間八風無時停擾擾安足計熙然慰

吾情賦古意云阿母帶兒出兒行自回皇兒不倦行路
遣兒心內傷問兒何所傷兒語不敢詳將兒顧織作不
忍織鴛鴦賦松柏有云松柏生高岡不依貴者門松柏
長青青却蔭貴者墳生非門牆交而與邱隴親此等皆
思致不羣超出世俗文德殿早朝云苑牆當北斗宮樹
近朝陽龍翔宮云地闢金光界龍飛析木津指麾開輦
路祠祀拜元辰天近雲光暖花濃雨脈春君王自仁壽
閒殺華封人皆妙句也他如漢月通江白秦雲入塞黃

驚依江渚冷雁入楚雲深湖海三生夢乾坤一寸心天
形低赴海潮勢直通吳月入星辰大山明天地秋詠梅
云大雅終不羣古心應自許對之鄙吝消疑是黃叔度
凡此皆一時傳誦者嘗監豐儲倉直冬至災異與陳文
定公宗禮相繼拜疏言鄭丞相清之輔政非材又攻巨
閻廬董乃當時竊弄威福者既入留中尋以言去國自
是直聲聞天下久之起監都進奏院累遷至太宗正丞
卒于官平生工字學尤善作數尺字筆法遒勁江浙名

金史卷九
扁多出公手子撫州史君名必岳亦世其傳真名父子
云

陳文定公詩句

謹爾內毋飾乎外衆慧爾愚難乎羣隊且埽地焚香觀
自在此千峰先生陳文定公自贊也殊有意味蓋公平
生務內之學於此可以槩見公名宗禮字立之高簡清
嚴不混流俗其在韋布時極貧苦然能抗節自守授徒
之外絕不輕以一武詣人人亦嚴憚之年四十有二始

為淳祐甲辰廷對第三人風裁峻整聲動海內其為廣
東提刑也駐司韶州之皇岡有虞帝廟嘗題詩云南
國熏風入帝歌至今遺廟只嵯峨一天曉色懷明哲四
野春光想太和存古尚瞻虞袞冕撫時幾換禹山河海
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是老軻蓋景定初也時鄂圍
初解江淮甫定賈師憲挾勲入相有虞虞者為監察御
史摘幾換山河之語箋注幾字作平聲上疏劾公謗訕
又吳丞相潛為師憲所嫉貶之循州公行部過循與吳

賡和有曰山川半為蠻烟累人物多因謫籍香處并評
其詩師憲怒為取旨錫其官責居永州踰年而後放便
雖以詩得禍而其名逾高自永再召寢顯貴歷言路瑣
聞禁班經帷出師廣東入拜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
甫兩月薨於位贈官加賻哀榮始終大常議諡文定云
公世居南豐千綏故自號千峰素慕韋蘇州仕宦所至
掃地焚香而坐為詩多放韋體其山行詩曰川原綠已
張春去今何在深樹涵幽姿微雲弄晴態禽聲互酬應

林霏閒明晦漸遠人蹟稀清音自虛籟晚出詩曰落日
山氣清歸禽噪林杪意行忘遠近吟過深烟表灩灩水
紫田幽幽雲反嶠忽聞隣寺鐘沿途發長嘯曉行有曰
披衣起遐征微茫認前路哀鴻天際雲殘月水邊樹此
等皆俊楚殊迫真也文章亦多佳議論蓋以歐曾為宗
者持節廣東日於憲司作一亭名之曰東風自銘之有
曰我亭斯允厥位面震爰挹天和庶濯更忍匪曰殘之
于以閑之匪曰賊之于以格之又曰毋曰天遠毋曰習

頑越嶺入海皆人其間既曰人矣吾兄吾弟汝罪汝刑
予德弗貳施諸彼罔憾揆諸我無恫則雖刑官也何害
其為東風語意俱到絕可愛也愚昔喜而誦之甚習亂
離憂患省記不全矣憶嘗侍公席間論文公曰近世文
章如王臈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
解也王賓之特狂士其文叫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
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初南豐先生曾
公以碩學鴻文師表一世歿且一百年易名禮缺公寶

祐立朝因轉對為穆陵言之得謚文定其後公薨亦謚
文定異哉

雲舍趙公詩

窮居無與娛弱子戲我右寧知千載前不是桑榆友今
為骨肉親結愛豈不厚不知後千載當復如此否且盡
人間事幽遠非所叩此趙次山必岳所作飲酒詩也次
山為白雲翁名子年甫十七登進士第需次杜門二十
年不仕博極羣書為詩文敏瞻而有風骨嘗讀虛齋易

通以為其旨未究遂盡取諸儒易說參會考訂削其不合於道者而一以三聖為旨歸別作易傳多出新意以發先儒之所未及宏齋先生包公恢見而大異其說歎曰是有功于吾易也年近四十始為江西運使矩齋曾公穎茂辟置薦歷幕府以至班政作邑登朝出守撫州會長江失守時事已變制置使黃萬石寓治于撫閩郡不咸竟為黃所擠奪其郡符以與參謀官任君弼翊龍次山遂歸里俄而盱撫以城迎降次山避地于贛未幾

鄉寓公吳允文浚奉密詔以江西招討使舉義反正結
約次山協謀興復戰不利允文奔漳州為都督文丞相
天祥所殺次山解兵隱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終其諸
子死於兵疫無存者僅存一女可哀也夫次山幼強記
該洽善辨論每講說經史及古今詩文輒縈千百言成
誦無凝滯中年以後工唐律鍛鍊精深絕出風雲月露
之外平生著作極多兵禍無一字存矣其在贛也猶聞
道予一曲感慨國事其詞曰倚西風招鴻送燕年華今

已如客青奴一餉貪涼夢昨夜酒紅無力愁似織聽鳴
葉寒蟬話到情無極舞衣春入歎帶眼偷移琴心不斷
襟袖舊時窄殘紅塵陌誰寄佳人消息任他珠網瑤琴
金釵兩鬢霓裳曲總是浪歌閒拍長夜笛且慢析輕勻
留醉酒壚側烟青霧白望殘照關河晴雲樓閣何處是
秋色味其語意悲憤深矣他文多不記憶尚竢博采當
續書之

蜡社歌餘

蜡社歌餘者吾鄉詩人黃伯厚載詩集也伯厚自號玉
泉為京西提刑寶章朱公夢吉之壻以詩得名於嘉熙
淳祐間受知于丞相鄭忠獻公清之仕至廣東兵鈴以
卒其集中有鍾馗觀鬼鬬蟆圖傳誦一時然由今觀之
未足為妙其妙者惟陪侍丞相安晚先生宿覺際寺夜
遇大風可畏遂賦大篇曰船頭落日如血紅客言今夕
當有風空山夢回剌骨冷續被無力身如弓但聞紙窻
響慙率初意空厨饑鼠出忽然扉戶競開闔猶謂偷兒

入吾室須臾歛作號怒聲
鞀鼓百萬漁陽鳴
室廬動搖地欲轉
林木震吼山如崩
噫嘻異哉那有此歌
枕恍惚疑夢寐應是錢塘醉未醒
翻海胥濤騁游戲或者客寓紫塞旁
鐵騎赴敵古戰場不然此處安樂國何遽隍
阼猶乘航起來穴牖目如割
平湖已捲十堆雪乃知跋扈是飛廉
似妒晚來客饒舌因思前年到黃岡
朔風搖江驚斷腸驍將恁凍骨
比鐵壯士力鬪身如湯此身仿佛臨
皋上一感還生百惆悵
長安貴人正酣眠日高尚戀

銷金帳東窓未白雞未啼相公自起燒松枝此篇紆徐
蒼勁讀之殊有深味其絕句則過長安渡有曰重來已
過十番秋更十番秋欲白頭無限舊時心裏事青山殘
照水東流贛州道上見上墳者曰翠樹青烟笑語稠家
家領客醉松楸老翁哭子氣欲絕行到前邨更轉頭又
曰攫祭烏雅噪晚田草芽新染綠如烟墓頭寂寂蟲鳴
急惟有春風舞紙錢此數詩子自十二三歲時已識其
妙常常口之不置也又有讀舊稿蛙吹集一絕曰蛙吹

兒童事重開已汗顏更須留近作待過十年看亦自有
味其律詩如題大洪山曰地當平曠易為山故得崔嵬
漢沔間雲霧涌來無下界樓臺浮起在中天開窓時見
雷霆出隱几閒看日月還更有鐘聲最堪恨南風時到
八陵邊隨州沙溪詩曰石路崎嶇石瀨鳴峰巒回合小
原平桑麻積雨肥春隴雞犬一村喧晝晴田婦共携中
飯去樵童相喚上山聲邊頭今有江南景十數年來不
用兵題峴山曰向來陵谷尚休然放眼高臺萬象還南

國一池裏漢水中原千古鄧唐山斜陽淡淡飛鴻沒芳
草萋萋戎馬閒前代英雄亦何許棹歌日日過滄灣此
數詩亦可味也鬪蟆圖詩雖不為粹亦謾錄於此以見
存古之意誰推鄧都扁逸此魔十二相羣鬪蟆供戲劇
綃墨何從拂其迹兩雄鬪於前四鬼相視欣欣然小蟆
對晚攤雙鄰筠籠一蟆跳欲出前者差壯一力肩後者
引索檄於拳髯翁磨折目勝負突眼老嫗探頭覷就中
黃叟如蹲鴟破帽長袍吾老尫隻眼直下看不弔諸鬼

樂與吾翁狎四丁更與蟆之魁疾馳不能壓欲積蟆肥
于豚怒於虎張頤縮項誇相顧昔時唐宋失天經妖蟆
曾搯天眼精今魔視蟆細於螳魔若跳梁那可指羣陰
膠凝互掀翻六鰲頂戴愁顛連但能伐魔既厥類芟夷
妖蟆談笑耳僂妖之事馗所司何獨反與為兒戲不惟
失職縱姦宄鬼禍如蟆將及爾參軍參軍其然乎或者
好事丹青圖諒應馗笑玉川子誅蟆未誅骨先苦風悲
雨淒天地愁蟆鬼正是相雄秋僅餘一目不可搯我曷

不可相娛說會聞
簾歌鬪龜山鬼
性命摧紅牙此篇
規模布置意度抑
揚亦非庸材所能及
第時失之粗且結
句苦不緊峭故不得
卓然名世

鄧月巢遺稿

吾鄉前輩鄧子大有功
心事粹夷詩材清婉
嘗有玉山道上一絕
曰玉谿谿上雨聲乾
日暮東風客衲寒
數樹梅花吹作雪
行人猶自倚闌干
其情致殊蕭灑又嘗
客信豐寄余詩曰
怪得寒燈昨夜花
五更歸夢倏還家
多

情兒女傷離別爭挽征衫問鬢華又曰魚苗客子去成
羣野笑狂歌慢慢行三十里頭齊頓住聞官早過吉州
城又曰錦衣戍卒豎霜矛彈壓鹽丁過嶺頭三月聞韶
堪歎息南中還是一年憂又曰嶺南咫尺莫如虔和煥
嚴寒別有天一夜詩魂清到骨曉霜封却釣魚船凡此
皆寫當時之景而不待雕鐫自然成韻平生所作甚多
家學斷絕無能存其稿者今所錄徒得之疇昔所記誦
而又缺落不完如此重可歎也公喜作詞賦點絳脣曰

捲上珠簾晚來一陣東風惡客懷蕭索看盡殘花落自
把銀鉶買酒成孤酌傷漂泊知音難託悶倚闌干角又
嘗賦過秦樓一曲曰燕蹴飛紅鶯遷新綠幾陣晚來風
急謝家池館金谷園林還又把春虛擲年時恨雨愁雲
物換星移有誰曾憶把一尊試酌落花芳草總成塵蹟
感頻自笑流浪孤萍沾泥弱絮有底困春無力銀屏香
煥寶簾波寒又負月明今夕往事夢裏沈思惟有羅襟
淚痕猶溼奈垂楊萬縷不繫西風白日詞旨流麗富於

情者也少舉進士累試禮部不中以恩補迪功郎為撫
州金谿尉得年七十以卒後學尊稱之曰月巢先生予
近得月巢遺稿謾摘一二錄於此予後公三十年而生
公不以輩行前予雅相愛重時與倡酬予見公氣象和
平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故嘗喜親公噫死生之隔
久矣擘卷懷舊為之愴然予兄太史公揆屢試禮部不
中晚以恩補迪功郎監建康府糧料院寶祐丙辰以薦
者特召為史館校勘時年七十有六矣子大以詩賀之

曰秋堂風露聲
唔尹青燈一點昏
兩眸蟬魚蠹紙老
白
日未識心字
包黃義麟膠飲盡霜
免泣儂花鬪葉紛奇
姿少年輕裘舌秦衍
睥睨六印京塵縉平
生眼底厭糠
粃自對春風樂沂水
按奇快怪問子雲載
酒歸來成獨
醉金刀喜有南隣翁
曾吹藜燄丹霞峰白
雲滿榻呼不
起斜日倚仗酣秋空
紫皇一夕下綸旨細
被丹鉛勘文
字會將一語贊陽秋
高入九天卑九地聖
明勛業琬琰
儲不獨焜耀水衡書
兩朝蒐輯摩日月往
往呼喝羞庭

衡廬陵健筆人莫贖南豐辦香竟誰續西江浩浩流古
今莫遣白頭愧青竹又送曾子華游贛曰丈夫達有遇
出令走千里焚香玩太空宴坐塵不起云胡子曾子不
自樂沂水風烟挾兩袖足跟尚芒履持被直承明三省
良未已觀君氣如虹接浙亦可美昔年子長游落筆妙
信史三蘇出岷峨文章仰歐子此行崆峒嶺萬事寧足
侈鬱孤有奇觀佳句公摩洗子生事斗室出若畏瀾蟲
長安歌狹邪神鼎鑄螭窮通匪同途動靜實一理時

止復時行願與參此義

隱居通議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十

元 劉壘 撰

詩歌五

鴻泥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此東坡集律詩第

一首蓋和子由澠沱懷舊也注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
驢至澠沱此詩若繩以唐人律體大槩疏直欠工然鴻
泥之諭真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
情世不可率爾讀之要須具眼

漱玉亭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題廬山漱玉亭詩云高巖下赤日
深谷束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此等句語雄奇
峭健宜必有超軼絕塵之句以終之而其末乃不過曰

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扶白芙渠跳下清冷中且
意度卑甚殊無歸宿與起句如出兩手豈非坡公天才
橫縱肆筆成書非若拘譎者以排布鍛鍊為工故若是
邪是以朱文公嘗論坡公作歐陽公文集序首云言有
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此數句可謂偉甚而未
乃云詩賦似李白叙事似司馬遷則首尾輕重殊不相
稱然則此獨非老先生文章之微瑕歟老杜則不然

林父軒評百家詩

艾軒云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踏着實地謝元暉
陶元亮輩人名不虛得也毋怪乎杜子美每每起敬子
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
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後邨論詩有理

後邨序竹谿林公希逸詩有曰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
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
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

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兩
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
艾軒先生始好深沈加鍛鍊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
者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粗同時
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遲晦竹谿詩比其師稿乾
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天下誦之曰
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後邨經義策論之有韻
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然其自作則亦有時而不免

豈知而故犯者邪遲晦二字亦道著艾軒之病

劉玉淵評論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俛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

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茲非一偏之論歟

刪後詩四家淵明詩之佛太白詩之仙少陵仙佛儔山

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雖有作者莫可及矣

詩家門戶李黃微若可尋陶杜未易湊泊而陶為尤甚故李杜視陶又有分數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以軋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汨唐者梅歐蘇宋詩視唐為雜南渡後為尤雜

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興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

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為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

錯出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
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
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
可豔可淡可巧可拙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
楚騷詩變也而六義備樂府騷變也而興頌兼後世為
騷者比而已他義無也為樂府者風而已興頌無也
古詩已不能禁風雅之不變刪後有作可求備乎此選
與唐百家不害至今傳也

山谷工用事雄說理江右由是成派其究雅多而風少
少陵讀五車倒三峽吐驚人泣鬼之句岱嶽岳陽真能
籠乾坤萬里於一詠之內千古吟人望洋興歎及坡谷
以道眼評之見趣又別坡稱子美凌跨百代古今詩人
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山谷贊杜曰煎膠續弦千
古無至落筆九天上一句則屬之陶何哉

山谷既以落筆九天贊淵明其自述則曰蒲團日永鳥
吟時爐薰一炷細參之猶欲傳蘇州心印至坡老直謂

李杜雖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
惟韋應物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
悲夫二公豈非才雄學贍追方李杜有餘而退羨陶韋
不足方將造忘言之妙而悲粗滓之不盡化歟

奇韻

近見有以闕字為韻者古今詩未有押此一字者蓋甚
新也狨字韻亦罕見有用者予近有詩曰羽素金章映
坐狨或亦謂其稍新

趙信國桃符句

趙信公葵鎮淮揚日有桃符句云日耀旌旗開大閭風
傳鼓角到中原後句甚佳是時余制帥玠鎮蜀亦有桃
符句云威行玉斧山河外春在金符掌握中可以相埒
唐裴晉公度守東都劉賓客禹錫賀詩有曰萬乘旌旗
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閼偉尊壯可備桃符也按玉
斧事乃宋太祖開基時閼地輿圖偶持玉斧因以柄畫
其分界今省記不全玉斧非刀斧也乃金杖子約長四

五尺以片玉冠其首人主閒步則持之猶今之拄杖等
類神祠中素繪儀從猶或存此

杜牧之湖州詩

嘗讀太平廣記載杜牧之湖州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
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
今觀麗情集則曰自恨尋春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
如今風裊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大意雖同而前詩
似勝若論紀實則後者為是尚當求杜集正之

柳香

近見臨川葉宋英有贈行詩曰柳香何處春風店酒醒
月明聞杜鵑絕愛其興致清婉後見太白詩有云風吹
柳花滿店香乃知有所自來特未知柳果有香否

蠶蛾詩

記兒時嘗聞人誦蠶蛾詩頗有思致今猶能記閒為諸
孫誦之曰自家纏裹一堆堆悶沸方知身是災僥倖成
蛾還棄擲更教明歲早歸來蓋江南土俗每遇蛾槃卵

後即送之長流祝曰蠶蛾兒蠶蛾兒明歲早歸來

義試詩

往昔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閒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
殿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嘗鈔錄成帙亂
離失之今猶記其一二有湯清伯賦夾竹桃曰芳姿勁
節本來同綠蔭紅妝一樣濃我若化龍君作浪信知何
處不相逢又某人賦蒲萄月曰春藤上架翠成窠顆顆
光凝晚景多疑是禁宮開夕宴結成珠帳待嫦娥賦孔

明草廬圖有曰南陽高卧屈將軍往事留傳水墨昏莫
訝軸間茅屋小箇中藏得漢乾坤雖只體貼描畫然妙
處自不可泯革命後曾唯仲賦草意有曰輦路淒淒隔
歲華王孫望斷怨天涯空庭烟雨無人管那有閒情襯
落花傷時懷舊令人悽然又贛曾蒼山嘗賦楊妃韞曰
萬騎西行過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莫言一曲香彎小
踏轉開元宇宙來

韓陵陽論晚唐詩

唐末人詩雖格到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百年人各有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谿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琵琶亭詩

諸呂家于江州仕宋纍朝窮富極貴中外鼎盛及北兵

至自文煥而下相率納款無一人抗節報國其後有題
詩於琵琶亭者一日呂老見之揮淚其詩曰老大蛾眉
負所天尚留餘韻入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
過別船語意深婉信佳句也且有關於世道或云燕五
峰右丞偕龍麟洲謁呂文煥酒酣命麟洲賦詩以琵琶
亭為題麟洲賦此譏之呂老納賄請改賦既而好事者
流傳

義燕詩

金會昌五年田器之帥師沙漠有燕子巢其土屋秋社
前戲以帛題詩云幾年塞上負艱危何事烏衣亦此飛
朝向沙場如有故暮投茅屋似相依君憐我處來迎語
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
用蠟封裹繫於其足至泰和四年移上黨幕府時已十
年忽於合翠堂見雙燕一飛戶牖一棲硯屏器之見其
足有所繫解之得舊詩遂繪為圖當時吟咏甚富今師
孟郎中乃器之賢嗣也復求諸公賦之予欲效顰而未

能也姑記其事

弔李肯齋詩

相士葉秋月誦北人崔參政弔潭帥李肯齋詩曰一夕
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只緣西楚無堅壁致使
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肯齋萬古姓名香我來
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酌一觴

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

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繫向
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
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留與人間戰睡魔又感時一首云
莫厭追歡買笑頻沈思離亂可傷神閒時屈指從頭數
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
也

釘詩

宋開慶己未丁大全緣宦者董宋臣得相不惡人望江

西路分繆萬年賦釘詩以刺之大全大怒繩以法配化
州其詩云頑礪非銅剛樣堅寒阮纔離亟超炎十來槌
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却逞攢不怕斧敲惟要入全憑鑽
引任教嫌休言深處難抽拔自有羊躑與鐵鉗

豆腐詩

宋咸淳間吉州龍泉縣有賣豆腐王老者年八十有六
平生樸素不識字忽呼其子告以欲歸令代書豆腐詩
曰朝朝只與磨為親推轉無邊大法輪碾出一團真白

玉將歸回向未來人言訖坐化詩意亦有味也

夢中得詩

叔長秋麓先生無子以外族仲弁汝素為後既即世仲弁本生家曰兄曰弟盤踞于其室晨夕香鐙弗顧也一夕秋麓見夢仲弁有怒色索紙筆遂書一詩示之曰花邊臺榭柳邊城此日相逢各自親曾憶當年鐙下語如今辜負龍頭春詰朝仲弁焚香謝過遷其若兄若弟別室仲弁涕泣與予言之予謂世人云夢生于想子平日不

學非能吟者心想之所不至今詳格調句法甚類生前之作而幽冥之怒深矣孰謂有死生之分哉

揚州上元燈詩

賈似道鎮維揚日上元張燈客有摘古句作燈門詩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衆稱其切吾嘗以為此必葑州廖瑩中所為也唐人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唐人登第詞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皆本郡事也

山谷達論

山谷有短句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
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尊對故人此達者之論足
以警世

賦詩誤用事

南唐李後主煜崇信浮屠法刑政多弛有司奏死刑若
過其齋日則於宮中佛前然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
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

油往往獲免近世臨川曾景建極賦金陵百詠有曰五
詳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豈足馮可惜當年殺嚴續無
人為益決囚銓按續字興宗馮翊人徙家廣陵因父蔭
仕南唐為禮部尚書中書侍郎以不附宋齊邱為元宗
景所知兩登相位盡忠不貳後以言不見用求罷拜鎮
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後主以其國戚遣內夫人問之
歷陳羣臣衷正辭氣抗慨不及其私翼日卒諡曰懿續
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也曾公大詩人亦不免誤用事

隱居通議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十一

元 劉壘 撰

詩歌六

興亡歌詠

漢高帝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詩曰欲出
未出紅刺刺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趕退

殘星逐退月陳後主之詩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南唐李後主之詞曰櫻桃落
盡春歸去蛺蝶翻輕粉雙飛又曰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
烟草萋迷合四君之所作而論之則開基英雄之主與
亡國衰弱之君氣象不同居然可見

詩句寫太平

李文定公昉禁林春日詩有曰一院有花春晝永萬方
無事詔書稀歐陽文忠公送田秦州詩有曰萬馬不嘶

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文忠公和熙河帥蔣穎叔
上元詩有曰永夜出遊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凡此
皆可想見昔日太平氣象每讀此詩令人慨然

吟咏誅姦

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為人所指目見於吟咏自唐
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姦諛於既死誠
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如唐彥謙詠文惠宮人
云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不知梁佐命全是沈尚書

李泰伯觀詠漢宮云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為當時乏嗣
君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勲鄭毅夫獬詠范
蠡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
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趙漢宗詠張麗華云陳事分明
屬綺羅香塵吹盡井無波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
妾更多予叔長秋麓翁咏陳後主亦云晉王前殿賀平
陳從此江南雨露勻四百年間重混一誰知江令是忠
臣宋之失國賈似道為之也余竊嘗為之詩云三百年

餘歷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
勲是賈生

半山詠揚雄

王荊公論揚雄云九流沈溺道真渾獨滌穢積波討得原
又云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雄仕漢朝非
止州縣微官而已也美新投閣臣節不終律以名義蓋
有疵焉而前輩諸賢亟稱之昌黎公以雄為聖人之徒
南豐曾文定公以雄為合於箕子之明夷司馬文正公

親注法言尊雄甚至水心葉公著習學記言譏評古今
無全人矣獨於雄傾心焉今荆公之詠又以聖真許之
諸老豈許其學問略其名節耶夫學者固將學為忠與
孝也雄大節若是雖學洞天人文貫經史抑末矣湘東
金管不為子雲屈也近世惟馬子才著論以聲雄之罪
又有陳黯者亦有是言子不幸生非盛世逢此更遷目
擊叛降滔滔皆是故于雄之事蹟蓋三歎焉近觀後邨
劉潛夫詩話有一論攻雄之短劉蓋出于賈似道之門

者其人固非名節士也乃識大義如此或者曰南豐先生合於箕子明夷之言不為無見學者必知人論世而後可也當詳參之

半山讀蜀志

荆公讀蜀志詩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
無人語向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夫曹瞞父子挾姦
雄之資蓄篡逆之計弑帝后竊神器漢室之賊也稍負
志節者皆欲奮臂誅之昭烈帝室之胄武侯為輔首扶

名義必報國仇雖大勲不成而魏之君臣畏蜀如虎終其身不得奠枕萬世之下忠臣義士猶得藉此以維持世教則昭烈懿識孔明盛心固與日月爭光矣荆公乃咎其為紛爭而俾為求田問舍之舉何其闇於名義如此朱文公嘗議司馬溫公作通鑑不應尊魏為正統而書諸葛亮為入寇且曰使溫公在當時必去仕魏吾亦曰使荆公在當時亦必從魏矣眉山李氏云公此詩於理未安蓋興復之義天人所同不可以紛爭議之允為

名言然反覆此詩其意蓋深痛劉禪之不克嗣業故嘆息於紛爭之徒勞也是又不得以辭害意矣

半山讀後漢書

荆公讀後漢書云黨錮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公之意蓋有取於中屠蟠之知幾而深致嘆于蕃武之蹈禍未為非也然蕃武忠君愛國辭嚴誼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機其失在於疏兩忠憤凜凜霜日爭嚴此豈可厚誣者人人如蟠

信明哲矣一諉諸天如王室何荆公持論多不猶人如
哀昭烈之興復謂其不為許汜田舍之計惜蕃武之忠
義謂其與天爭漢室之亡皆有感乎其言之也

唐宋詩意同

唐人詩云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劉貢父
云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翻書荆公云閒眠盡
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為掃門賀方回云蠟屐舊痕尋不
見東風先為我開門四詩意雖相近然論其自然則荆

公貢父所作為勝

又

唐戎昱詩云寒江近戶慢流聲竹影臨窓亂月明歸夢
不知湖水濶夜來還到洛陽城荆公云三年衣上禁城
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載夢中
身又云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隣與北齋昨夜月明
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又有陳洙題御史臺壁云清
朝無事諫章疏竊祿經年卧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

來三度到谿居後有崔球妻一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
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此數詩皆同一意若
其品格必有能辨之者

二詩懷舊

荆公題永慶寺零遺墨後云遺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
鍾未可忘陸放翁題沈園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
蹤一泣然二詩皆懷舊感愴之意而陸失之露

半山絕句悟機

天街小雨潤如酥
草色遙看近却無
最是今年春好處
絕勝烟柳滿皇都
此韓詩也
荆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
絕句實得於此
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閒婉自成一家宜
乎足以名世
其後學荆公而不至者為四靈又其後卑
淺者落江湖風斯下矣
荆公之子元澤嘗有詩曰
一雙燕子語檐前
病客無憀盡日眠
開徧杏花人不見
滿庭輕雨綠如烟
殊有乃翁詩格然其人極不足道

黃陵廟詩

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
亂山無主鷓鴣啼此陸士規題黃陵廟詩也興致深長
殊有唐人標格然其人客秦檜之門有不足道者故其
名不傳

三賢堂題咏

嘉定間袁韶以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大權酒利雖湖上
三賢堂亦令賣酒有題詩于壁者曰和靖東坡白樂天
幾年冷落在湖邊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袁韶辦酒錢

韶聞而愧之幾住賣韶史彌遠之黨聚斂臣也小人無
忌憚烏知三賢

謝君澤詩

杜鵑呼我我歸休陸有輕車水有舟笑殺西湖湖上客
醉生夢死戀杭州此謝君澤題于湖上之詩也時賈師
憲居西湖疑此詩譏已陰使人害之君澤覺急投身呂
師夔獲免君澤名雨信州貴谿人有文名兄君直名枋
得文筆尤奇健雖擢科第亦以素譏議賈中遭貶責仕

宦蹉跎而勁直不懾亦奇人也師憲以父忠肅公故且
緣賈妃得早貴盛年駁歷臺閭以至宰相穆陵晏駕受
遺定策拜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倦趨常朝自請於都城
外葛嶺剏私第占湖山天下之景積富累貴窮奢極侈
心猶以為未足乃即湖上創道堂殊壯麗日廩雲水道
人數百輩于中頻設齋襯覬得神仙焉嗚呼無厭甚矣
既為相又求仙倘遂所圖是神仙可以富貴得而蓬瀛
亦為逋逃數矣

誠齋詠徐孺子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咏徐孺子云南州一高士東漢獨
清風此兩句辭峭而意足無能及者繼云故國已禾女
荒阡猶石翁則幾於刻畫不及前聯矣

謝法曹詩句

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此兩句見歐詩中
注云謝法曹所作惜不知其何名蓋佳句也

奪胎換骨

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咏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鼂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於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

詠梅詩詞

病骨棱棱瘦欲飛
業根猶墮愛梅非
夢魂夜夜尋花去
時帶寒香踏月歸
此陳伯西詠梅絕筆也
伯西吉之泰和人學楊補之作梅其酷嗜如師而得筆外意作推蓬

圖或半樹或一樹橫斜曲直莫不天成而詩尤清苦世
言補之未嘗作半樹梅惟伯西喜作半樹余藏補之醉
筆扇面後有玉燭新梅詞一闕補之自書筆法槎牙可
愛獨恨未見伯西梅耳其詞曰荒山藏古寺見傍水雲
開一枝三四蘭枯蕙死登臨處慰我魂銷惟此可堪紅
紫管不解和羹結子高壓盡百卉千葩因君今修花史
朝華且莫吹殘待淺檻枯牀寫交形似此時胸次疑冰
雪洗盡從前塵滓吟安箇字判不寐勾牽幽思誰伴我

香宿蠶媒光浮月姝右玉燭新紹興乙亥歲子楊子所作後三年當予亡命蕭永言同醉見予舉似急索紙而恨無敲冰玉屑以備惡語予秉狂興信筆不覺盈軸他日非巨眼好事者勿輕予之永言頗領略是語然永言子孫衆多又以藥石積陰德必有高其門者應能為我入石以廣之冬十一月望鐙下補之書

窻閒句

嘗記何處窻閒有人書云近來黑白無分曉墨作梅花

賣得行句雖淺近亦有味也後始知蕭冰崖詩

唐宋及第詩

予舊嘗見壁間一聯云利市開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甚愛之不知誰作今乃知為王黃州禹偁賀人及第詩也唐進士科甚貴初登第即以紅箋書名見人又唐薛能詩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紅綾餅餤亦是唐新進士時事

觀邸報題詩

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
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鵲匹一聲孤雁在雲
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報而其詩若此
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真得作詩之法
何也彼以觀邸報為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見風雨蕭
颯興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錢塘僅得一隅也
短短橋興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鵲匹興所屬意者
卑污之人也雁在雲霄興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

君子去國故為是語試以此意吟咏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奚關哉此蓋善于評詩者大抵詩以興意為主是誠可為作詩法

坡仙詩句

東坡詩句云近來天氣應難料向煥猶須御袂衣玉泉黃伯厚亦有絕句云社寒比臘更清嚴花榮蕭疏半欲緘過手重裘猶得力莫將晴煥信春衫二詩意雖同然論其醞藉則黃句為勝

辨秋胡婦

秋胡婦一事顏延年首詠之有曰峻節貫秋霜近世豐城陳壽父傑賦曰長旦走縣薄盛年羞乞墻託身未分明一隔五暑寒中堂幸有姑力養可忘年春月蠶事起采桑道旁阡懷金者誰來解索陳甘言此物奚至哉妾心炳如丹反舍尚三唾欣聞藁砧還胡然道旁金乃在阿母間嘗經挑桑婦還以奉慈萱歡飲豈不歡伉儷難為顏反覆重子污濯之清冷淵誠雖匹婦諒微義不猶

完又有寧都蕭立之等賦序曰秋胡婦事見傳記顏延年作詩高之夫卻行道者之金信其潔矣然憤其夫之說桑婦而卒以是死焉推此意也無亦類世所謂妬婦者耶因歌之曰君家作婦五日強錦衾未煖鴛鴦牀阿郎遽作遠游別五載菽水空襦裳采桑忽忽春風陌郎歸相逢不相識探囊贈妾雙黃金妾心如水介如石阿郎歸來坐堂前低頭相視默不言郎心如此不易保醜君一死滄波寒稜稜峻骨秋霜句斷簡風流曠千古後

來一種可憐人却遣江津名妬婦陳號自堂蕭號水厓
皆江西名詩人一取其義一疑其妬吟筆洒然皆足以
發所欲言之意然以予考之古或無此事特著書者之
寓言耳若以理推則新婚離別若少陵所詠近于征役
峻切勢不得已容有之也今秋胡子不過為仕宦而往
陳非有迫促於其後者何五日而遽別耶王者之制新
婚者期不使雖官府猶諒其燕好方新而寬之况遊宦
之權遲速由己乎自魯至陳道路不至懸遠何至五年

而不歸獨不可謁告省其親乎既婚五日矣猶不認其妻之容貌非癡人乎夫既曰癡矣路途桑女又何為近之是不癡也則未必不認其妻也既別五年想其侍養其紡績其理家叢脞不止蠶桑而已也當其采桑勞苦備至顏貌必非若初嫁時矣以顛顛時猶出金桑下以相挑引則新婚少艾又何遽舍而遠遊乎考古如訊獄必深求其情而後可意者古人創此一段奇事以警後世而詩家取以作題目發吟思耳武成周書也去春秋

戰國同代而未遠又經聖筆親定孟子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詠史

盱江李先生觀咏漢史有云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勲此意甚新後白雲趙宗承崇嶠詠張麗華亦云行軍長史何勞怨次第論功妾更多詩意相同按隋書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率師伐陳以高頴為元帥長史師渡江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

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頰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頰然隋之得以滅陳則麗華力也

又

漢成帝以淖方成為披香殿博士時趙飛燕之妹趙昭儀方幸方成見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故白雲翁之詩曰甲帳初停燕子飛小雛相趁共差池春風吹水蘼蘼長又有披香博士知

五言絕句難工

五言絕句最難工蓋字逾少而意逾長乃為有味近世所刊有一二絕佳者如楊韶父古意曰江南望江北人去竟難招春水無期約年年到小橋李商卿晚春曲曰春欲歸何處流鶯也不知尺應江上水暗與落花期姚令威僧房晝寢曰薄薄簾櫳日陰陰殿閣風無人驚午夢雙蝶下花叢趙漢宗折柳詞曰行人須折柳折取最長條明日天涯路無人看舞腰此數詩皆妥貼閒適有

天然自在之趣可以吟諷

詠墨梅

近世有詠墨梅者一詩云高結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
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又一云五
換隣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金簾不著闌干角瞥
見傷春背面啼評詩者謂去題太遠不知其咏何物簡
齋陳去非詠墨梅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
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

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水膚不許尋常見故隱
輕雲薄霧間評詩者亦謂其格調雖高去題終遠予謂
後二詩尚見髣髴前二詩委是懸遠然却是好詩只欠
換題目耳坡翁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亦可執此
語以自解

疊山自況

宋末賈似道柄國弄權已甚疊山先生謝枋得賦一詩
自況曰手撚琪花吹玉簫至人長與道道遙黃雲白鶴

無拘束閒看吳兒弄晚潮其婉婉沈著有唐人風致蓋
其自處亦甚高矣其傷時亦甚隱而切矣



隱居通議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十二至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膳錄監生臣夏雲霄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十二

元 劉壘 撰

詩歌七

文丞相采薇歌

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映古今
固不以文章為存亡也然近日書市刊其采薇歌成帙
易其名曰吟嘯稿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

佳句謾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

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

被執出南安軍作

如此歸三字最有

深味今繆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

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

萬安晚渡

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寄里中友

風雨宣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詎無人

安慶府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牀搖國體真三代江流舊六朝鞭

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吳山恨西風捲怒潮

魯港乃賈

似道漬師處
此結句絕妙

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谿月偏於客有情

建康

蒲萄肥汗馬荊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濕洞庭秋水波

江行有感

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

真州

庾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

呈中齋

未泰西風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為期

同上

一彎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過名伯

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

小情口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

桃原道中

野濶人聲小日斜駒影長

崔鎮驛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

汶陽館

欲鞭劉豫骨烟草暗荒邱

東平

土花開國舊風絮渡江前

過梁門

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啼鵑

同上

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邨

池州

七言

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

越王臺

巡遠初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粱謀

黃金市

丹心不改君臣義清淚難禁父母邦

泰和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

西山但覺日初陰

隆興

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

化作啼鵑帶血歸

金陵

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

早秋

江海無情遊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

晚起

客情恰與秋俱半，人影何如月倍圓。

中秋

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

蒼然亭

古體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

云云

我為綱常謀，妻子不得顧。

過淮河

衣煖露自乾，鬚寒水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

發宿遷

自別張公子，嬋媛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世稱風流。我

游彭祖門來弔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
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
有死忠孝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徐州燕
子樓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雲變魂魄來沛宮

沛縣

歌風
臺

軒冕委泥塗衮繡易氎毳百年雜醜好始酌四方志

發潭口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

平原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
茫茫烟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
同前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
青烟繞故宅道傍為揮泪
裴回秋風客天下卧龍人多少
空抱膝
樓桑

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孔明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為避一頭地
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
今古長短氣
祖逖

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
顏果卿

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孤潮乃為賊游說
張巡
予每讀文丞相詩味其情思想其風景令人悲不自勝
為之悵然廢卷竟日

道體堂刊文山集

文丞相人品科名官爵俱為宋朝第一不必論其詩文
自有與天同壽者然觀道體堂所刊文山集諸詩中惟
慕詩四絕頗佳其一為周子善言蕭耕山象奕能勝二
劉不覺敗于子善子善又敗于我詩曰塘臂初來攫晚

蟬那知黃雀沫饒涎王孫挾彈無人處一笑瑯盤屬玳
筵其二為耕山言老夫又敗與子善詩曰射虎將軍髮
欲枯茫茫沙草正迷途小兒謾取封侯去還是平陽公
主奴其三為劉淵伯言所畏惟吾與子善耳詩曰坐踞
河南百戰雄少年飛掣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
高公下慕容其四為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詩曰擊
柱論功不忍看築壇刑馬誓河山當年灌絳知何似只
在春秋魯衛間此四絕雖是比體亦自兼興可以諷詠

餘不及也又慶羅母百歲有一律曰麗日萱花照五雲
升堂風采見乾淳蓬萊會上逢王母婺女光中見老人
雨露一門華髮潤江山滿坐綵衣新只將千歲苓為壽
更住人間九百春詞雖直致意頗滿足猶記丁丑戊寅
年間傳到一絕云丞相揚州城下所賦其詞忼慨激壯
非他詩人所能言也黯雲霏霧暗扶桑半壁東南盡雪
霜壯氣不隨天地變笑騎飛鶴入維揚

讀文山詩作

李明通諫思信州人也少以書義補入太學而論工策
尤工每試多占魁列當時策體為之一變後累試積分
至優等上舍為釋褐狀元授泉州推官歸時事改更隱
居鉛山近有錄至所賦一章筆力甚健名曰讀文山詩
作南人不識兩膝貴曲摺百態卑且勞斯人護膝不護
頭甘以頸血黏弓刀蟠胸孤憤劈不碎殺氣千丈纏旌
旄援枹親鼓盡南八背水更用蠶下鑣俘來祝墨吐神
語咄咄尚與天爭豪須臾亦日減顏色元雲莽眈風捲

搔或言巨靈收拾付真宰讀罷拊臆生長號又言豐隆
列缺對愁絕疾指玉鞭鞭六鼇兩瓢倒翻水怪舞斗極
橫軋天籟號憐伊肝膽苦復苦誓見曩日真離騷劫灰
滿地莫挂眼蓬萊雖遠容輕舸長驅厲鬼尚堪戰儘閒
未許飛仙教乃言廢興在爾不吾與吾死吾主吾焉逃
魯客聞言拍掌笑斯人六經為骨為皮毛斯人卷取六經
去只將贗本傳兒曹

艾軒吟咏

艾軒林公光朝詩不多別為體壓卷如東宮生日詩頗
富麗其詩曰北闕雲為堞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仙
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采紅黃麾初入杖青桂
自成叢冠屨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義畫自
心通慈燕來三殿驪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
豐奕奕還嘉祐縣縣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
又有癡頑不識字歌一首答許叔節曰平生讀書如風
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蛭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

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
見君詩舌如綺怪怪奇奇如懸崖萬仞盤龍古樹枝又
如生馬不施控而馳又如錦箔封幔硯山墮泪碑又如
玉關客血生老穉衣盧仝孟郊骨已朽眼睛頭顱孰傳
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便覺庭前草木
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奇字想許公之詩
必奇怪如盧仝輩故云爾生女一首曰貧家生一女蟋
蟀催寒杵富家生一女煥風來玉樹富家生女纔及笄

阿官門前新築堤貧家不生女飯牛小兒安得妻荆釵
玉璫各隨分醉中之天無高低乞貓有曰寧可時時被
鼠煎狂貓一夜不成眠廣南六月官軍到見說人家斷
火烟送陳應求侍郎俊卿赴泉州序云昔侍郎蔡公嘗
大書於洛陽橋上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也某送
別到惠安賦詩云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
十年枯酒開雲樹一樣官街過洛陽我亦攜家緣送客
誰能掃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梅邊集

頃壬辰癸巳歲有臨川朱兄浚過訪出其詩曰梅邊集
以惠教予愛其流麗穩熟不作寒乞語為跋其後已而
與之賡酬則與集中作大異豈謀野則獲與蒙被作文
性情各有所宜耶然極愛之為摘其句

七言律有云寺鐘城鼓兩相和共醉烟闌感慨多堤柳

垂金春幾許檐花鳴玉夜如何

春夜
西湖

西風落葉長安夢晚節寒華老圃心

京師
九日

玉帳分兵賦采薇梅花吹雪上戎衣將軍意氣中江楫

丞相功名采石磯

送人
過江

紅雲近處催班急只待春前奏凱歸

同上

蓬萊春思重雲上江漢秋情十載前

謝方
碧虛

金寒霜氣山無虎劍動星光水有龍

平江虎
邱山

皇帝當天第九春宮符仍詔刻麒麟軍容祭酒金臺客

國子先生鐵壁人

送吳制參
赴麟閣

明明采石兵前樣參贊歸來即近臣

同上

落花水煙千船聚芳草春深一鶴歸

南浦夜泊

米車已過塵迷路漁網纔收月滿船

琵琶亭

五言不多皆穩熟可觀如海燕故人意杜鵑遊子心

次韻

故里千山隔終年一字無

訪舊

谿月知相憶江雲約共吟

夜船書一紙飛過赤楓林

寄友

幾州陵變谷經月雨為霖

世事今如此西風動客心

秋日西湖

絕句有贈賣墨呂雲叔訪陳烟山詩曰仙宗傳訣自分
明未數當年老樹精一片紫雲光滴滴丹墀成就幾公

卿又曰蓬萊仙子世偏珍
琤璧多携問楚津
若向積烟峰下過
殷勤傳語卧樓人
都城初秋和趙京
倅詩曰從來美玉價連城
結佩乘風十二京
攜上崢嶸今有約
好留彩筆調清平
暑夢蟲蟲似醉中
片雲挾雨過長空
不知秋色來多少
分數煖涼卜晚風
宇宙清愁望眼中
誰將涼雨借龍公
秋風夜入關河迴
破賊紅旗飀曉空
凡此皆流麗不塵更增骨力便可名家矣

隱居通議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十三

元 劉壎 撰

文章一

古今類編

古今類編詩文如梁之文選唐之文粹宋之文鑑雖篇帙浩博可以考見累朝文字之盛然俱無統紀至近世真文忠公編類文章正宗分為四門曰辭命曰議論曰

叙事曰歌詩去取有法始為全書足以垂訓不朽如宋
初編文苑英華之類尤不足採或謂當時削平諸僭其
降臣聚朝多懷舊者慮其或有異志故皆位之館閣厚
其爵祿使編纂羣書如太平御覽廣記英華諸書遲以
歲月困其心志於是諸國之臣俱老死文字間世以為
深得老英雄法推為長策以予觀之是惟無英雄爾果
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縛之彼以緇閱故紙尋行數墨者
謂之英雄寧不足笑耶當時如江南徐鉉號為辯士之

雄然猶不能使其國之不亡孰謂既亡之後猶能逞異志而使亡者復存邪此好議者之過也又如文選諸詩乃昭明太子一時偶取入集初非立體而後世作詩者乃創立一名曰此為選體尤非確論

政事堂記

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

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
不可以擅與貸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
可以擅間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
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
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
不可以啟之於前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
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
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鈇鉞有鴟毒有夷

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
周公誅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
耳變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傾身禍敗者不可勝
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終身之戒毋罪斯記云此
記峻潔嚴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華之名
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

涪縣學記

自孔子沒到今千六百有餘歲然而道不離乎五常文
不違乎六經夫子當衰周之際羣三千之徒異能之士
踰七十人馬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耳顏子生後孔子
三十年而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楚人公孫龍者最少
少孔子五十有三歲不知當時凡事孔子者長少並列
所見何學所慕何事陳蔡之圍至七日不火食而弦歌
不衰孔子沒子貢廬于塚者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
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傳數世而諸儒講禮鄉飲大射必

於其家廟習焉迨楚兵爭魯微甚矣終為守節禮義之
國漢王欲引天下兵加之卒不敢而反禮之然則孔氏
之教狂簡之遺風也而可以偽為哉夫知道者於文必
知文固學之餘事也而今方以為病何也以上乃蜀中
涪縣學記論孔門大學一節頗有淵源忘其誰作謾錄
備覽

歐公文體

歐公文體溫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於人情物

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他人所及也嘗見其
天聖明道間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曰彥
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
疽為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
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
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
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為厚
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

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
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
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軟
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
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尚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
望哉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
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
一書不翅饑渴故不得不切切也此書非特曲盡事情

而當時朋友真切之意尚可想見

跋華嶽題名

公又有跋華嶽題名碑寓意感慨讀之令人淒然其文曰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

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丙子是歲
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
盛之時也清泰一年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
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
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
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
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
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

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
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跋華陽頌

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語尤為有理其詞曰右華
陽頌唐玄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
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
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
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

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
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
篤則其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于無所得者何
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
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
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
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
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工故死兩前者苟

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必由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而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既溺於此又慕於彼不勝其勞真可笑也

跋等慈寺碑

跋顏師古等慈寺碑亦論佛老之惑曰右等慈寺碑顏師古譔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為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

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
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
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崇信浮
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為可喜邪蓋自古
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惟其可喜乃
能惑人故予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

跋昭仁寺碑

跋幽州昭仁寺碑曰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

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
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
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
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耳
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反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
子奢譏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予所錄也治平
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跋晉帖

跋晉帖議論亦佳其說曰右王獻之法帖子嘗喜覽魏
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
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
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
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
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
翫而想見其人至于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
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

年者是真可笑也此論亦犁然當于人心

半山總評

我宋盛時首以文章著者楊億劉筠學者宗之號楊劉體然其承襲晚唐五代之染習以雕鐫偶儷為工又號曰西崑體歐陽公惡之嘉祐中知貢舉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獨取深醇渾厚之作一時士論雖譁而文體自是一變漸復古雅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荊公皆歐公門下士也繼出而羽翼之天下更號曰江

西體論遂以定一時宋文遂與三代同風同時劉原父亦善為古文其作禮記補亡儼然迫真也他作比曾王二公則不及因讀荆公集愛其數篇抑揚有味簡古而蔚慮或亡失因錄之

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

者惟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鄴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
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
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
得之世之學者至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
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
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靈谷詩序曰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

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梗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
出而神林鬼塚螭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
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薄鬱積于天地之間萬
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趾君
姓吳氏家于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
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
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梗楠豫章竹
箭之材俱出而為用于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

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于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王安石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此篇蓋放韓文送廖道士序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數十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辭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為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

云慶歷三年八月日序此序深言崑體之弊

祭曾博士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亦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
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
雖知公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
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使然至其壽夭尚何憂
喜要之百年一蜣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合空虚以生易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
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此文言死生之理辭意殊妙
千古不易也曾博士當是南豐先生之父名易占官至太
常博士

隱居通議卷十三